

艾云 著

我的痛苦 配不上我

女性的宿命与忧伤



生命中的很多痛苦都可以找到掩盖的方式，
然而疾病不行！

疾病不是隐喻，也不是态度，
它关乎细节和观念。

作为女性
我们怎样
才能
身心健康
地活着？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我的痛苦 配不上我

女性的宿命与忧伤

艾云
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痛苦配不上我：女性的宿命与忧伤/艾云著.
—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5.12
ISBN 978-7-220-09680-8

I. ①我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6327 号

WODETONGKUPEIBUSHANGWO

我的痛苦配不上我

女性的宿命与忧伤

◎艾云 著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张春晓
叮 叮
戴雨虹
蓝 海
祝 健

出版发行
网 址
E-mail
新浪微博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（成都市槐树街 2 号）
<http://www.scpph.com>
scrmcbs@sina.com
@四川人民出版社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(028) 86259624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143mm×210mm
13.5
299 千
2016 年 1 月第 1 版
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09680-8
32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：(028) 86259453



目 录

我的痛苦配不上我	001
峭冷的 2006 年夏天	069
寒凝暗疾	125
谁的个人悲伤	173
唯劳作者可得食	229
花语难解	281
美人之殇	311
学人之殇	365



我的痛苦配不上我



2014年入冬以来，就总感觉不大好。一开始是咳嗽，紧接着是热伤风、喉干、咽痛、流涕，还时有头疼。难受时只有躺在床上，天阴着，一会儿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。湿冷中躺久了，又觉得懒惰和消沉。

躺在床上，由自己的病，自然想到《疾病的隐喻》这本书，想到这本书的作者苏珊·桑塔格。

苏珊是美国顶尖的女性批评家，也被誉为美国的良心。她在小说、文化批评、随笔、摄影美学、话剧、电影诸多领域都有骇世成就。可她却又在42岁那年患上乳腺癌，并做了切除手术。之后，她又经历了几次大的手术，可她都闯过来了。她在患癌以后，活了30年。这真是一个刚毅、无畏、智慧的奇女子，死神拿她都没办法。她72岁那年去世，说是寿终正寝也不为过。

想想看，我们的疼痛和她的比较起来，那真是不足挂齿。她把女人受苦受难的所有体验都承担了。都说写作的女人苦，那是！但所有女人的苦叠加一起也比不上苏珊之苦。在她，是与波伏娃和汉娜·阿伦特并称的现代世界最出色的女性思想家。另两个人是绝对比不上苏珊的疼痛与苦。波伏娃1908年生，1986年死。78岁的生命曾经如日中天，离世时也活够了足够寿数，并且晚年没生什么大病。阿伦特1906年生，比波伏娃大两岁。她是1975年与朋友聊天时，突发心脏病，猝然辞世。她还没来得及经受疾病和衰老的煎熬，潇潇洒洒扬长而去。

人不痛，不难受，就是修来的福。

苏珊多么刚毅、果断、要强、骄傲，她怎么会摊上那样的命!?

所有的折磨，可恶的疾病，受难体验，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全部转化成文化现象，让她用隐喻之笔，写成了人类面对苦难时的普遍意识和经验。

我们还没有那么剜心地痛，就开始出现种种的坏脾气、乖戾、偏执、想不开，比起苏珊，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了？这个女人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得不易，可她却将一切腐朽化为神奇。锈迹斑驳的烛灯又点亮了，一场又一场的盛宴又开始了。苏珊又在向全世界展现她迷人的生命舞姿，并发出强大的声音。

我开始买苏珊的书，除了《疾病的隐喻》《反对阐释》《重点所在》等，还有女助手写她的《永远的苏珊》，儿子写她的《死海搏击：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》，我还买了由她儿子整理出版的她的日记《重生 1947—1963》，等等。我俨然成了一个苏珊·桑塔格的研究者。

看有关苏珊的东西，我只能说，她是上帝派往人间的一个使者，在她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时，她不能提前离场。让她受难，是为了让她更多地体验；让她活下去，是为了让她说出更多在世的箴言。她在矛盾中扒开一线呼吸的通道，止不住抱怨了一句：痛苦太丑陋、内心太高贵；疾病太残酷、灵魂太仁慈。最后，她认了命，却幽幽地自语：我的痛苦配不上我。

痛苦让她内心长满石头。可石头上，却开满了隐喻的花朵。

1. 1975年的病

苏珊·桑塔格从医院走出来。

这是1976年2月，天仍然冷。她身穿貂皮大衣，高统皮鞋，挺拔而坚定地走在纽约的街头，看上去依然时髦、前卫。她走路时步履快捷。只是，她的眉峰有些紧蹙，两只大眼睛也更显深邃峻冷，有一种穿越亘古人生的透彻。她面容周正，下巴开阔，有立体感；只是双腮有些单薄，但还没有凹进去。她黑头发黑眼睛，长得很酷，有某种拜占庭女子的风韵。

这是苏珊患了乳腺癌并做完手术出院以后的那一刻，她的确像是从地狱里走了一遭。她出院了，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她发誓绝不能让自己陷进消极、颓靡的情绪里。女人装饰美丽，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。她这样的人，怎能轻易被打败呢！

风吹来了，她把上衣领口裹紧了些。

她自己招手喊出租车。她不想惊动任何人。

回到位于河滨大道340号的公寓，她把落地玻璃的窗帘拉开，阳光像金灿灿的花朵一样一下子盛开满屋。

过了许多个月的医院生活，在经历了种种诊断、等待、恐惧、手术、化疗、疼痛等折磨以后，现在她终于可以躺在自己卧室的床上了。她想有几天的时间独处。独处的自己，可以好好想想今后该做什么。她要找到感觉，有了感觉，就有力量了。

躺在床上，她回忆起几个月前的情形，有一股子寒意还在她脊骨后窜动。1975年夏秋之季，她觉得乳房肿胀着疼。到医院原本是做常规检查，谁知却被查出是乳腺癌晚期，并且已经扩散到17个淋巴结了。

苏珊是何等敏感的人哪。她从医生们凝重的神情中猜测自己病得不轻。她躺在美国纽约的斯隆——凯特琳纪念中心医院，心想，这玩笑真是开大了，死神向她招手的时间太早了，自己怎么可能得绝症呢！她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，她不甘心就这么撒手

而去，她拒不承认自己的病是无望的。她认为自己的精神太强大，意志太柔韧。一般的人会被规律收走，而自己绝对是个例外。

她做了根治性的乳房切除手术。

她的主治医生卡恩根本就没指望苏珊可以活下来，但她却超乎常规地活下来了。

又过了一些日子，苏珊可以写日记了。她在日记中记下自己的心情：“匕首就插在我的梦的尽头。我睡不了多少觉……我病了，也许看不好了。”

她再坚强，也有虚弱、无助的时候。她有时会想：“活到一定时候，每个人都要死的。”

稍微好一些，她就尽快驱散这种悲观情绪，她认为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42 岁就死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她的伤口在愈合，生的欲望又回来了。

医生们对她进行检查，完了以后离开病房，他们止不住地点头，十分惊讶这个女人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量。她在创造一个奇迹。

接下来，苏珊想的全是病好以后的事情。上帝如果再假她以时间，她要把心里想做还没有来得及去做的事情做完。42 岁，是到了中年，应该开始做减法了。苏珊希望把留在抽屉里、电脑里的那些札记完成。语言是她的信仰，除此之外，她还要创造新的体验。她似乎已经体验了很多，17 岁上大学时就与 28 岁的教授菲利普结婚，18 岁生下儿子里夫。28 岁离婚。经历过异性之爱，也经历过同性之恋，还有就是这该死的疾病。上帝为什么要对她施以如此的惩罚？她招谁惹谁了？她的大脑只为意义和问题而跳跃。她原本可以做得很多，现在只能做到尽量。上帝对智者有多大的戏弄啊。她不甘被攫。

如果当自己把在世应该担当的使命都完成，那么，便可以无怨无悔地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
在治疗和康复的那段时间，苏珊听到了至少两个不好的消息。一个是美国著名批评家特里休 70 岁就去世了，另一个是德国女性思想家，她很敬重的汉娜·阿伦特 69 岁去世了。1975 年 12 月 4 日的一天，阿伦特在与朋友聊天时，突发心脏病而死。苏珊非常敬佩阿伦特，阿伦特的理性、睿智、果断，是世界的财富，她也为女界赢得了尊严与光荣。

苏珊止不住心头的凄凉。思想界朋友的凋零，让她有了一种孤儿的感觉。她实在弄不明白，生活中那些糟糕透顶的事情为什么不打招呼就突如其来？她看过卡内蒂写的一个剧本，假定所有的人做事情时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小饰盒，上面标明自己的卒年。这里表达的意思是，知道自己的死期会把自己变成等死一般。卡内蒂惧怕死亡，苏珊也是。17 岁那年她还是芝加哥大学的一名学生时，她说：“甚至都无法想象哪天自己就不再活着。即使接受了那么多痛苦。”苏珊极其热爱生命，活下去，成为她的太阳和宗教。

她躺在床上，手抚着自己结疤的干瘪的胸脯，禁不住黯然神伤。她想找一下自己得这病的原因。为什么会得这病？她想起不久前去世的特里休教授，听说他长年不与妻子同房。是否很少的性爱导致激素分泌无从排泄，内分泌失调而得了这病？

苏珊从来不回避性爱、情欲这些敏感话题。在她看来，血是第一等的智慧，是最初和最终的真理。一般人看它，会认为它不洁、邪恶、罪感；对于写作者，它却是催生语言的酵母，是起兴语言的助力与道路。如果一个写作者去宴享它，绝不是为自己，而是为语言。语言的内壳很难敲击，必须借助于色情柔软如水的

力量。这些，不写作的人怎么能懂得其中的奥秘？

美好的性爱当然十分重要，可想到这里她禁不住懊丧起来。这事太不容易了，尤其从异性那里。放眼望去，并没有让自己沉醉迷恋的男人。自己何尝不想有美好的异性之爱，在那纯正的快感里，女人生命的活力又飞扬起来。在销魂、缱绻的光影里，致幻中有泼墨般的挥洒，让身体内部带着风铃清脆的声响，一阵又一阵的热浪席卷，将颓靡、消沉、衰老全部赶跑。在纯正的快感里，女人说，这是比吃任何营养品都管用的啊。你看她嫣红的面颊，熠熠的双眸，愉快的笑靥，都发自真心。喜悦、健康、活力都可以因此被带出。当枯涸的河床注满了漾漾春水，女人会很少生病，也会推迟或避免更年期的到来。她甚至不会因此承受心悸、盗汗、失眠、焦虑、发胖的煎熬。她不会有颓势，更不会有这该死的病！

哎，谁知道是这病导致了自己对异性总是无端由的苛刻，还是因眼光太刁让自己失了异性缘？

苏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那么，就自然会想到自己的同性恋了。苏珊的同性恋伙伴，都是才华横溢、才貌出众的人。比如法国女演员妮科尔。这次苏珊患癌，正是妮科尔联络了法国的医生，并对她的治疗给予了很好的建议。也正是因此，当1977年7月妮科尔与苏珊解除关系时，苏珊曾伤心不已。

类似于我这样的凡夫俗子，可能无法真正理解非凡的苏珊所做的性向选择。但作为写作中人，我能明白：高度强烈的智力活动，以及苏珊一直推重的新感受力，都需要来自生命深渊的翻卷，这翻卷出的浪花即使是黑色的，经过语言这点金术的淬炼，最终它也会成为闪光的钻石。

早慧的苏珊，有强烈的感受力和表达力，她能思想的时间太早了。她早早就把肝血和阳气用于那呼之欲出、却又追逮不及就倏忽而逝的文字了。她将那胚芽般的想法予以呈现，她早就明白，自己降临这尘世，是为担当大使命而来。

为了担当大使命，生活的伦理学是可以不予理睬的。

我翻开收在《反对阐释》一书中苏珊所写的《薇依》这篇文章。文字不长，却是字字珠玑，富于思想内涵和美质。这是1963年写成的文字，苏珊才30岁。她横空出世般的才华，通过这篇短文可窥一斑。

她讨论薇依。

薇依是法国女性思想家，1909年出生，1943年死去。她仅仅34岁的生命，却留下了让人咀嚼不尽的话题。苏珊在这篇文章里，对薇依弃绝肉身、狂热的禁欲主义态度，对欢乐和幸福的不屑，对磨难不知疲倦地追求，以及高贵和可笑的政治姿态，都有中肯而准确的发言。苏珊似乎早就对薇依的不健康有所感应，她另外还举了不少例子，如克尔凯郭尔、尼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波德莱尔、兰波、热内等，这是些病态的天才，但这是些让人无法忘怀的人。苏珊说，“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威信，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。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，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。”

苏珊此时还太年轻，年轻到她对真理不如对想象信赖。她认为也许某些时代并不需要真理，而是需要拓深对实现的感觉，扩大想象力的疆域。

我对30岁的苏珊之才华太佩服了，因此我忍不住想要继续摘录她的那些格言警句。苏珊写道：

“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楷模的，有些人则不；在堪作楷模的人

之中，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，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他们，并且包含某种厌恶、怜悯和尊敬。这就是英雄与圣徒之间的区别。”

苏珊在这样年轻的时候，就已有了冷静和理性。她对客观是承认的，比如她对薇依物质上的一团糟，她的偏头痛，她的肺病之于平常人的无益。苏珊说：“任何热爱生命的人，都不希望模仿她那种殉教精神，或希望她的孩子或任何挚爱的人这样做。”

苏珊说了这些，却笔锋一转，对那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，不得不表示敬重：“只要我们热爱严肃，以及热爱生命，我们才会受其感动，受其润泽。当我们对这些人表示敬重，我们也就等于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神秘——而神秘正是稳当地把握真理、把握客观真理所要否定的。”

“由这个角度看，则所有的真理都是表面的；而一定程度（但不是全部）扭曲的真理、一定程度（但不是全部）的疯狂、一定程度（但不是全部）的不健康、一定程度（但不是全部）的否定生命，正是贡献真理的、是生产理智的、是创造健康的、是增强生命的。”

看到这些，你不得不服和敬重年轻的苏珊犹如天助般卓越的语言才情。

仍然是在1963年，她评价又一个法国作家加缪。她认为加缪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。她说：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：可靠、讲理、大方、正派。加缪正是这样。

当然，“作为一个当代人，他不得不贩卖疯子们的主题：自杀、冷漠、罪咎、绝对的恐怖。不过，他这样做时，却带着一种如此理智、适度、自如、和蔼而不失冷静的气质，以致使他与其他人迥然有别。”



我还是不想把下边这句给省略。苏珊概括道：

“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，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，普鲁斯特和纪德唤起的是敬意，但除了加缪之外，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。”

这是年轻时代就形成风格的苏珊的语言，勃勃生机，语式一环扣一环地推进，雄辩，判断力果绝，下笔准确，没有犹疑和拖泥带水。

写出这样文字的苏珊，好生了得！她除了饱学博览、禀赋超群，她还在寻找那诱使语言起兴的訇然而起的“此刻”。在苏珊，她为这“此刻”采取的方式只能是在耗散中凝聚。比如年轻时代借助情欲，中年以后借助药物，到后来则借助于不停地言说和奔走。她太热爱写作了。一切的一切，都只是借力与道路。

考察苏珊的语言成就，不能掠过她的病。10岁她就出现哮喘特征，16岁时哮喘加重，哮喘病是苏珊后来患乳腺癌的根本原因。照西医的治疗方法看，哮喘就是呼吸器官有障碍了。但依中医理论的辨识，则认为哮喘的产生，病在内脏肺腑，苏珊小小年纪就得哮喘，肺腑已经堵塞了。可是什么原因导致肺腑堵塞，又得寻找原因。是受寒、风滞、伤脾，还是什么？总之，肺腑堵塞导致人血气不够。血上不来，养不住胸肺、喉咙气管以及双乳。病魔在稀薄的双乳之房住下，乳房成了无血浇灌的板结的硬块。再往下发展，硬块里边腐蚀成脓肿，癌就出现了。

这是疾病的日常实情，而不带有任何美学隐喻。

早慧的苏珊，谁都不知道她是怎样撬动那第一笔的。她写了大量日记，这是热身，是供自己情感和情绪随意宣泄的幕后。可她终究要登上历史舞台，她的语言一点一滴都要经受公共视线的检验。那早慧的胚芽，扒开与众不同的土层。

那么，在写出供社会、大众勘检的文字前，难道非要把自己砸碎，摧毁，先要割自己的皮、煮自己的肉，才能生发出那一行行的文字？

她开始自嘲，也许自己的病真的是咎由自取；那么，任何人命运的不幸与悲剧不都是咎由自取吗？以往的悲剧定义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，那悲剧带有史诗性质，它与价值的毁灭有关。现在，当人类的声音愈加喑哑，史诗的宏大终于为日常的琐屑所替，那么，悲剧也就降格为不幸。不幸是人类个体生命所承受的无法承受之重，总有那不堪的东西，超出人所能承受的极限，撑不住的时候就断裂了。

撇开那些意外的天灾人祸，总感觉有一双魔鬼的手将人戏弄，谁都无法琢磨清楚，也无法破译这古怪的厄运。这一切就暂且不说了吧。只想说那缓慢中发生的不幸，自己也不幸被魔鬼之手攫住，不幸发生之后，苏珊并不想博同情者的一掬眼泪，她自己在问自己，我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？她想起了东方的一些谚语，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；所谓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任何不幸，只能是不幸者咎由自取。有人说，这太残酷了，不幸者已经非常不幸了，你怎么还用这般冷漠无情的口吻说话，但事实只能如此，从不自欺的苏珊就是有这种扼住命运咽喉的冷静。

她躺在床上，双手抚着结疤的胸脯，禁不住流下泪来。她在人前从来都是优越的、骄傲的；在人背后，她的软弱和无助只留给自己。她在岩壁和瓦砾上攀爬，伤痕累累。她必须自己起身，揩净血水，再向前走。

躺了大半天，有些饿了。知道饿就是有胃口了，是件好事啊，说明身体机能正在恢复正常。

苏珊慢慢起身。



下午，初春的阳光显得如此柔和明媚，窗外蓝天如洗。她打开冰箱，里边还有半罐玉米粒。她来不及加热，倒出来就往嘴里塞。她感觉力气又从自己身体内部生长出来了。她想到今后。经过了这次劫难以后，唯有两件事是她要做的，她“想工作，想有乐趣”。

苏珊正吃着东西，听到门外有敲门声，原来是妮科尔·斯特凡娜从巴黎飞来纽约。妮科尔大苏珊10岁，她们两个数年来保持着恋爱关系。在巴黎，两个人还拥有自己的住宅。妮科尔20多岁时在麦尔维尔1950年导演的电影《可怕的孩子》中领衔主演，她迷人的表演为众人喜爱，但后来她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。好了以后，她从演艺圈退出来，开始自己做电影。1973年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前后，妮科尔与苏珊在以色列拍摄了《希望之光》这部纪录片。

苏珊非常欣赏妮科尔的才华，也着迷于她的美。她有着法国女人特具的精致、柔美。高高的身材，秀丽挺拔。她身着合体的黑色呢褙，脖子上围着灰色流苏的丝巾，飘逸而生动。即使她已是50开外的年龄，仍是那样动人。苏珊从来都对美有出色的领悟力，还有强烈的受制于美的秉性。以至于她整天挂在口头上的是，“我是个美人，美物控。”苏珊认为自己是美人，也喜欢别的美人。她认为出身和教养也重要，但如果没有美，这出身和教养就成了问题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出身教养并不怎么高，却拥有美，那还是要承认这人的不同寻常。人能自己掌握住美，太不容易了。她把美与气魄结合起来考虑，认为气魄就是：清晰与平静。1962年她29岁，在日记里就为气魄下如此定义。

妮科尔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吃食进来。她从巴黎带来了很多食物。苏珊不会做饭，很少开伙。没饭吃的时候就到外边饭馆，

或是去叫外卖。妮科尔每次来纽约，都会为苏珊做几天好吃的饭菜。

2. 没有具体苦难，就把自己制成颠蹶的标本

我仍然要说，我是个凡夫俗子，我始终无法理解同性恋产生的根源。这是因为身体的染色体发生变异，还是前卫的观念使然？就后一种倾向来说，我们的确可以在许多艺术家、明星人物和精英知识分子那里看到这种情形。

苏珊在家养病的这一年，即1976年，法国的思想家福柯出版了《性史》一书，这书引起强烈震撼。苏珊对法国文化与思想本不陌生，她对此书应该是有所领悟。但她生前没有评价过福柯，不知是为什么。也许苏珊知道福柯也是一个同性恋者，而她并不想从正面讨论这个问题。

苏珊躺在床上等待癌症手术过后的康复时，福柯则来到美国芝加哥这个同性恋的大本营。这只在滴血的婚床上狂舞的雪狐，在致幻和旋转中，先要汲取毒素的精华，在体内匿形的混乱中，在不定的、败坏的献祭中，欲以寻找真理。福柯的目标，是以悲剧因素去撞击恒常结构，并且因此去对抗历史辩证法。

苏珊比福柯小7岁。他们都经历过二战，以及战后的精神失重历程。在失重中，他们要做的是让身体反潮流，让身体在颠蹶中自我对抗，重新制造不合礼法的惊心动魄的生命事件，以启动再一次言说的阀门。

苏珊生活的美国，在20世纪60年代，有史上被称的“垮掉的一代”。这一代，有颓废、消极、虚无的负面情绪，他们借助于大麻、毒品以及性错乱、性解放，在狂迷的沉沦中，去挑战传统